

出版說明

《傳雷家書》係傳雷夫婦與兒子傳聰的精神接觸和思想交流實錄，是家人之間性情中的文字，不經意的筆墨，不為發表而創作，由傳雷次子、傳聰胞弟傳敏選編，一九八一年初版面世，至今已三十六年。

家書貫穿了一九五四至一九六六年傳雷夫婦最後的生命歷程，記錄了傳聰由鋼琴學童成為世界級鋼琴家的學習過程，再現傳氏兄弟成長的家教背景。傳雷曾自信地告知傳聰：「你別忘了：你從小到現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國獨一無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傳敏先生瞭解自己的父母兄長，熟悉自己的家庭氛圍，他選編的《傳雷家書》更能展示傳家門風，再現自己的家教背景，還原其真實，非他人能代替。傳敏選編《傳雷家書》，實際是他以父母與哥哥

的往來家信為素材，刪繁就簡，精心選編的書信體自傳作品，真實生動，好看感人。

歷年刊行的《傅雷家書》均沿襲一九八一年初版風格，偏重有關文化藝術的長篇對談和獨白，內容的厚重難以引起當下年輕讀者的閱讀興趣。

本版家書由傅敏特意為年輕人選編，以輕鬆風格反映家書精神，全面展示傅雷家風，再現傅聰成長的家教背景。選編內容偏重「人倫日用」，突出傅雷「真誠待人，認真做事」的生活準則，少了文化藝術的長篇論述，多了日常生活的短小故事。這份兩代人雙向交流的文字實錄，嚴肅不失親切，深刻不離日常，以小見大，樂在其中。它不僅反映了親子交流的重要，也利於青年學子在閱讀中理解父輩、增進溝通。穿插全書的傅雷家人照片與文字相輔相成，拉近了家書與讀者的距離。

關於家書的意義，傅雷作過一番推心置腹的談論：「好孩子，你忙。你提筆不如彈琴那麼容易。好吧，我們不再要求你多寫信。我也忙，可是我十分鐘一刻鐘就能給你寫上一張紙。只要你不嫌繁瑣，我可以常常跟你談天，譬如聽我獨白。」「孩子，你儘管忙，家信還是要多寫，即使短短幾行也可以；你不知

道父母常常在心裡惦念，沉默久了，就要怕你身體是否健康；我一星期就是精神很不安定，雖則忙著工作，肚裡老是有個疙瘩；一定要收到了你的信，才『一塊石頭落地』！」「你不是一個作家，從單純的職業觀點來看，故無須訓練你的文筆。但你除了多寫信之外，以你現在的環境，怎麼能訓練你的思想、你的理智、你的才智呢？」

本書中文繁體字版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獨家出版。

三原色圖書編輯部

香港中和出版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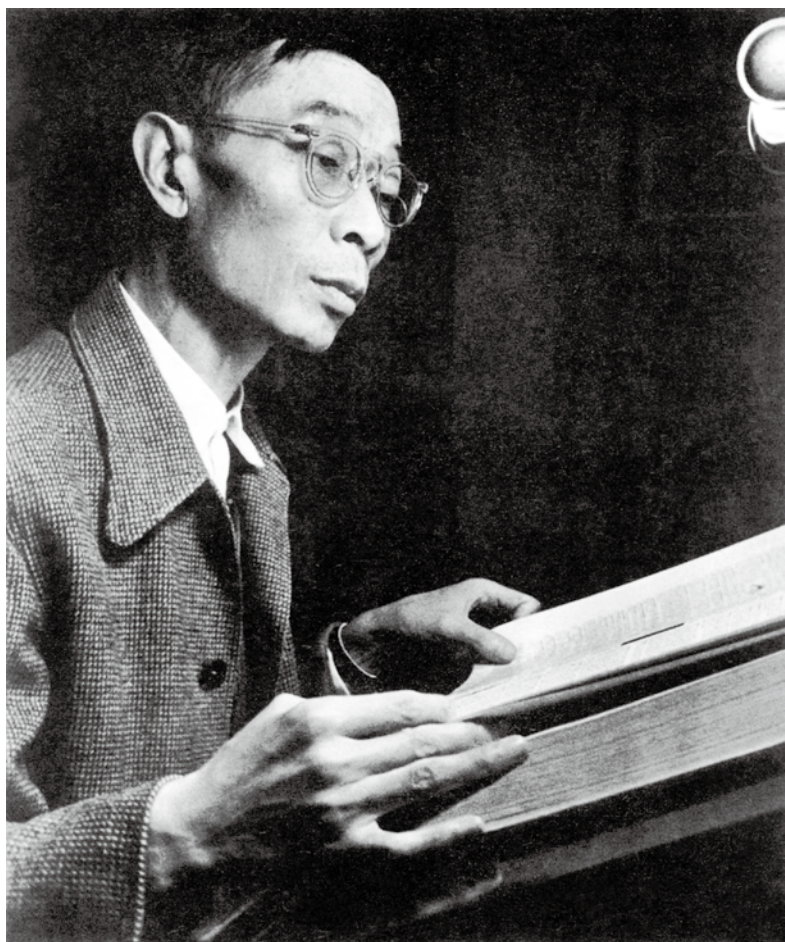
二〇一七年金秋

目錄

代序 讀家書，想傅雷 樓適夷	25
傅雷夫婦與傅聰及彌拉往來家信	
一九五四年（39通）	39
一九五五年（28通）	121
一九五六年（20通）	211
一九五七年（11通）	245
一九五八年（06通）	265
一九五九年（03通）	283
一九六〇年（19通）	291

一九六一年 (24 通)	327
一九六二年 (13 通)	415
一九六三年 (11 通)	439
一九六四年 (05 通)	457
一九六五年 (14 通)	475
一九六六年 (05 通)	509
編後記 傅敏	526

無盡的思念



父親（一九六一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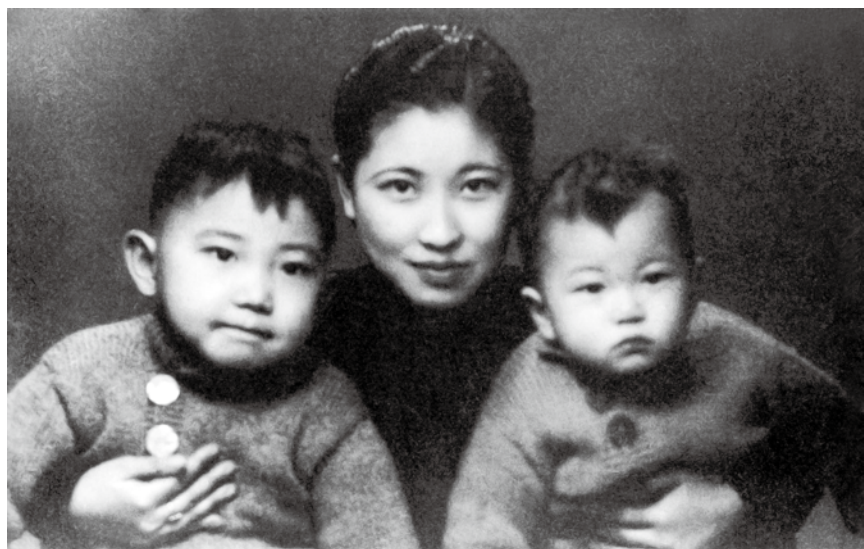
母親（一九六一年秋）



父母為慶祝傅聰出生合影（一九三四年）



父母為慶祝傅敏出生合影（一九三七年）



母親與傅聰傅敏（一九三九年）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傅雷夫婦骨灰安葬於家鄉上海浦東，墓碑正面鐫刻傅雷家書名言「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墓碑背面鐫刻墓主人的生平簡介，全文如下：

傅雷，字怒安，號怒庵，上海浦東人氏。早年留學法國，歸國後投身文學翻譯，卓然成家。赤子之心，剛正不阿。「文革」中與夫人朱梅馥雙雙悲愴離世。

朱梅馥，上海浦東人氏。早年畢業於晏摩氏教會女校。一九三二年與傅雷結為伉儷，相濡以沫三十四載。寬厚仁義，賢良淑德，與傅雷生則相伴，死亦相隨。

代序 讀家書，想傅雷

樓適夷

《傅雷家書》的出版，是一樁值得欣慰的好事。它告訴我們：一顆純潔、正直、真誠、高尚的靈魂，儘管有時會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難、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齒於人群的絕境，而最後真實的光不能永遠湮滅，還是要為大家所認識，使它的光焰照徹人間，得到它應該得到的尊敬和愛。

讀著這部新書，我想起傅雷父子的一些往事。

一九七九年四月下旬，我從北京專程去滬，參加由上海市文聯主辦為傅雷和他夫人朱梅馥同志平反昭雪的骨灰安葬儀式。我到達幾小時後，他們的兒子，

去國二十餘年的傅聰，也從遙遠的海外，隻身歸來，到達生身的父母之鄉。五十年代中他去國的時候，還帶著滿臉天真的稚氣，是一個剛過二十歲錦繡年華的小青年，現在卻已經到老成持重，身心成熟的壯歲了。握手相見，心頭無限激動，一下子想起音容宛在，而此生永遠不能再見的亡友傅雷和他的夫人，想起傅聰傅敏兄弟童年調皮淘氣玩樂的景象。在我眼前的這位長身玉立、氣度昂藏的壯漢，使我好像見到了傅雷；而他的雍容靜肅、端莊厚懿的姿影，又像見到了他的母親梅馥。特別使我高興的，我沒有從他的身上看到常常能看到的，從海外來的那種世紀末的長髮蓄鬚、艷裝怪服的頹唐的所謂藝術家的俗不可耐的形象；他的態度非常沉著，服裝整齊、樸素，好像二十多年海外歲月，和往來周遊大半個地球的行旅生涯，並沒有使他在身上受到多少感染。從形象的樸實，見到他精神世界的健壯。時移世遷，過去的歲月是一去而不可復返了，人生的正道，是在於不斷地前進，而現實的一切，也確實在大踏步地向前邁進。我們回想過去，也正是要為今天和未來的前進，增添一分力量。

想念他萬里歸來，已再也見不到生命中最親愛的父母，迎接他的不是雙親驚喜歡樂的笑容，而是蕭然的兩撮寒灰。在親友們熱烈的包圍中，他心頭的熱

浪奔騰，是可以想像的。直到在龍華革命公墓，舉行了隆重的儀式之後，匆匆數日，恰巧同乘一班航機轉道去京，途中，我才和他有相對敘舊的機會。他簡單地談了二十多年來在海外個人哀樂的經歷，和今天重回祖國心頭無限的激蕩。他問我：「那樣的災禍，以後是不是還會再來呢？」我不敢對他作任何保證，但我認為我們應該有勇氣和信心，相信經過了這一場慘烈的教訓，人們一定會有力量阻止它的重來。談到他的父母，大家都不勝傷感，但逝者已矣，只有他們的精神、遺愛和一生勞作所留下來的業績，則將是永遠不朽的。傅雷不僅僅是一位優秀的文學翻譯家，他的成就不只是留下了大量世界文學名著的譯本，我知道他還寫過不少文藝和社會的評論著作，以及優美的散文作品，數量可能不多，但在思想、理論、藝術上都是卓有特色，生前從未收集成冊，今後不應任其散失，要設法收集、整理、編訂起來，印行出版，也是一份獻給人民的寶貴的財富。談話中便談到了他多少年來，給傅聰所寫的萬里而且往往是萬言的家書。傅聰告訴我，那些信現在都好好地保存在海外的寓居裡。

我想起那書信，因為在一九五七年的春末，我得到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經上海，依然同解放前一樣，留宿在傅雷家裡，聯床夜話，他給我談到正在海外

學習的兒子傅聰，並找出他寄來的家信給我看，同時也把自己已經寫好，還未發出的封長篇覆書，叫我一讀。在此不久之前，傅雷剛被邀去過北京，參加了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他是第一次聽到毛主席親口所作的講話，領會到黨在當前形勢下宣傳工作上的全面的政策精神。顯然這使他受到很大的激動，他全心傾注在會議的日程中，做了詳盡的長篇記錄，寫下了自己的心得。他這次給傅聰的那封長信，就是傳達了這一次會議的精神。傅雷一向不大習慣參加集體活動和政治生活，但近年來目睹黨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實際，切身體會到黨全心全力為人民服務的基本精神，顯然已在他思想上引起了重大的變化。

他指著傅聰報告自己藝術活動的來信對我說：「你看，這孩子在藝術修養上確實已經成熟起來了，對這一點我是比較放心的。我擔心的是他身居異國，對祖國實況有所隔閡，埋頭藝術生活，最容易脫離實際，脫離政治，不要在政治上產生任何失誤，受到任何挫折才好。」

我所見的只是這兩封信，但他給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這不僅我當時為傅雷愛子教子的精神所感動，特別是在此後不久，全國掀起了狂風大浪的「反右派運動」，竟把這位在政治上正在力求上進，在他平素熱愛祖國的基礎上，

對黨對社會主義的感情正在日益濃厚的傅雷，大筆一揮，錯誤地劃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接著不久，消息傳來，在波蘭留學的傅聰，又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國。由於對他父子的為人略有所知，這兩件事可把我鬧得昏頭轉向，不知人間何世了。

但應該感謝當時的某位領導同志，在傅雷錯劃為「右派」之後，仍能得到一些關顧，允許他和身在海外並同樣身蒙惡名的兒子，保持經常的通訊關係。悠悠歲月，茫茫大海，這些長時期，在遙遙數萬里的兩地之間，把父子的心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就是現在這部經過整理、編選、輯集起來的《傅雷家書》。

感謝三聯書店的范用同志，當他知道傅雷有這樣一批寶貴的遺書之後，便一口承諾，負起出版的任務，並一再加以催促，使它經過傅氏兄弟二人慎重編選之後，終於公開問世了。（我相信他們由於多方面慎重的考慮，這選編是非常嚴格的，它沒有收入瑣碎的家人生活瑣事和當時的一些政治談論，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就沒有收入在內。）

這是一部最好的藝術學徒修養讀物，這也是一部充滿著父愛的苦心孤詣、嘔心瀝血的教子篇。傅雷藝術造詣極為深厚，對無論古今中外的文學、繪畫、

音樂的各個領域，都有極淵博的知識。他青年時代在法國學習的專科是藝術理論，回國以來曾從事過美術考古和美術教學的工作，但時間都非常短促，總是與流俗的氣氛格格不能相入，無法與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絕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長，於是最後給自己選擇了閉門譯述的事業。在他的文學翻譯工作中，大家雖都能處處見到他的才智與學養的光彩，但他曾經有志於美學及藝術史論的著述，卻終於遺憾地不能實現。在他給傅聰的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在音樂方面的學養與深入的探索。他自己沒有從事過音樂實踐，但他對於一位音樂家在藝術生活中所遭到的心靈的歷程，體會得多麼細緻，多麼深刻。兒子在數萬里之外，正準備一場重要的演奏，爸爸卻好似對即將赴考的身邊的孩子一般，殷切地注視著他的每一次心臟的律動，設身處地預想他在要走的道路上會遇到的各種可能的情景，並替他設計應該如何對待。因此，在這兒所透露的，不僅僅是傅雷的對藝術的高深的造詣，而是一顆更崇高的父親的心，和一位有所成就的藝術家，在走向成材的道路中，所受過的陶冶與教養，在他才智技藝中所積累的成分。

對於傅雷給孩子的施教，我是有許多記憶可以搜索的。四十年代初我在上

海初識傅雷並很快成為他家常客的時候，他的兩個孩子都還幼小，大孩子傅聰剛及學齡。在四周被日本侵略軍包圍的上海孤島，連大氣中都瀰漫著一種罪惡的毒氣。他不讓兒子去上外間的小學，甚至也反對孩子去街頭遊玩。他把孩子關在家裡，而且很早發現在幼小的身心，有培養成為音樂工作者的素質。便首先在家中由父母親自擔當起教育的責任，並在最基礎的文化教育中，環繞著音樂教育這個中心。正如他在對己對人、對工作、對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認真、嚴肅、一絲不苟的精神一樣，他對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嚴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戲逗樂，也不見他對孩子的調皮淘氣行為表示過欣賞。他親自編製教材，給孩子製定日課，一一以身作則，親自督促，嚴格執行。孩子在父親的面前，總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當父親出門的時候，才敢大聲笑鬧，恣情玩樂。他規定孩子應該怎樣說話，怎樣行動，做甚麼，吃甚麼，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進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邊的姿勢，是否妨礙了同席的人，飯菜咀嚼，是否發出喪失禮貌的咀嚼聲。甚至因傅聰不愛吃青菜，專揀肉食，又不聽父親的警告，就罰他只吃白飯，不許吃菜。孩子學習語文，父親卻只准他使用鉛筆、蘸水鋼筆和毛筆，不許用當時在小學生中

已經流行的自來水金筆。我不知道傅雷有這樣的禁例，有一次帶了傅聰到豫園去玩，給他買了一支較好的兒童金筆，不料一回家被父親發現沒收，說小孩子怎麼能用那樣的好筆，害得孩子傷心地哭了一場。我事後才知道這場風波，心裡覺得非常抱歉，對傅雷那樣管束孩子的方法，卻是很不以為然的。

同時傅聰也正是一個有特異氣質的孩子，他對愛好的事物常常會把全神都貫注進去，忘卻周圍的一切。有一次他獨自偷偷出門，在馬路邊蹣跚，觀望熙熙攘攘的市景，快樂得忘了神，走著走著，竟和路邊的電線桿子撞了一頭，額角上鼓起了一個包，鬧了一場小小的笑話。他按照父親的規定，每天上午下午，幾小時幾小時的練習彈琴，有時彈得十分睏倦，手指酸痛，也不敢鬆弛一下，只好勉強強強地彈下去。但有時卻彈出了神，心頭不知到來了甚麼靈感，忽然離開琴譜，奏出自己的調子來。在樓上工作的父親，從琴聲中覺察異樣，從樓梯上輕輕下來。傅聰見父親來了，嚇得甚麼似的，連忙又回到琴譜上去。但這一次傅雷並不是來制止的，他叫孩子重復彈奏原來的自度曲，聽了一遍，又聽一遍，並親自用空白五線譜，把曲調記錄下來。說這是一曲很好的創作，還特地給起了一個題目，叫做《春天》。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一直到那回傅聰首次

回國時，還問過他多少年來除了演奏之外，是不是還自己作曲。

傅聰少年時代在國內就鬧過一次流浪歷險記。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後，雷全家從昆明遷回上海，把傅聰單獨留在昆明繼續學習。但傅聰非常想家，一心回滬繼續學習音樂，竟然對父親所委託的朋友不告而別，沒有旅費，臨行前由一些同學友人主動幫他開了一個演奏會，募了一些錢。這件事使上海家中 and 昆明兩地鬧了一場虛驚。傅雷後來告訴我說：「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脫下翻過來，大家幫幫忙，這孩子就是這樣回上海來了。」

有的人對幼童的教育，主張任其自然而因勢利導，像傅雷那樣的嚴格施教，我總覺得是有些「殘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聰的長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作為父親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邊的幼稚時代是這樣，在身處兩地，形同隔世的情勢下，也還是這樣。在這些書信中，我們不是看到傅雷為兒子嘔心瀝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嗎？

人的自愛其子，也是一種自然的規律。人的生命總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業卻永遠無盡，通過親生的兒女，延續自己的生命，也延續與發展一個人為社會、為祖國、為人類所能盡的力量。因此培育兒女也正是對社會、對祖國、對人類

世界所應該盡的一項神聖的義務與責任。我們看傅雷怎樣培育他的孩子，也正和傅雷的對待其他一切一般，可看出傅雷是怎樣以高度負責的精神與心力，在對社會、祖國與人類世界盡自己的責任的。傅聰在異國飄流的生活裡，從父親的這些書信中吸取了多麼豐富的精神養料，使他在海外孤兒似的處境裡，好像父母仍在他的身邊，時時給他指導、鼓勵與鞭策，使他有勇氣與力量，去戰勝各式各樣的魔障與阻力，踏上自己正當成長的道路。通過這些書信，不僅僅使傅聰與親人之間，建立了牢固的紐帶，也通過這一條紐帶，使傅聰與遠離的祖國牢牢地建立了心的結合。不管國內家庭所受到的殘酷遭遇，不管他自己所蒙受的惡名，他始終沒有背棄他的祖國，他不受祖國敵對者多方的威脅利誘，沒有說過或做過有損祖國尊嚴的言行。甚至在他的藝術巡禮中，也始終一貫，對與祖國採取敵對態度的國家的邀請，一律拒絕接受。直到一九七九年初次回國，到了香港，還有人替他擔心可能產生麻煩，勸他暫時不要回來，但他相信祖國，也相信祖國會原諒他青年時代的行動，而給他以信任。這種信賴祖國、熱愛祖國的精神，與傅雷在數萬里外給他殷切的愛國主義的教育，是不能分開的。

再看看這些書信的背景，傅雷是在怎樣的政治處境中寫出來的，更使人不

能不去想那一次令人痛心的政治運動，二十多年來給數以萬計的祖國優秀兒女所造成的慘運，是多麼的驚人，而今天終於普遍得到改正、昭雪，又是一個多麼得人心的政治措施。有許多人在那場災禍中傷殘了，但有許多人卻由此受到特殊的、像鋼鐵受到烈火一樣的鍛鍊，而更加顯露出他剛毅銳利的英精。在我最熟悉的戰友與好友中，有許多人是這樣的，在黨外的傅雷也是這樣，雖然我今天已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但在他們的後代中，以及更廣大的在十年浩劫中受過鍛鍊的堅強奮發的青年中，我看見了他們。

我敘述這些回憶和感想，謹鄭重地向廣大讀者推薦這部好書。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北京東郊



母親俯視父親給孩子寫信



年屆八旬的傅聰仍活躍在世界樂壇（二〇一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三十九通

1954

種：車一向動，大家全變了依人兒，果的直立在月台上，苦別冗長的列車全部
出了站方將回身，出站時沈伯已再三勸慰我。但國家的三輪車上，人人都忍不住
度。每一直抽：靈。昨天一夜我們都好睡，時刻，寧靜。今天睡午覺，剛，
睜眼圓睜，又是心驚肉跳的醒了。昨夜月台上的滋味，多廿年未嘗嘗到了，
胸口抽痛，胃裏難過，只有屈首失落的時常有這經驗。今天一天就像
大病之後，一點勁都沒得。媽，隨時隨地都歡笑，——眼睛已經腫得不像樣了，
乾得發痛了，還是忍不住要笑。只說了句：「一天到晚堆着笑臉」，她又嗚咽不成
聲了。真的，孩子，你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着笑臉」！我人怎麼捨得！
老起五三年，西目的事，我良心上的責備前在消釋不了。孩子，我虛構了
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這些念頭總有一天要離
開過我的頭腦，上是不敢再提。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終永久不得安寧！
真的，巴爾扎克說得好：有些罪過不能補贖，不能洗刷！

十八日晚

昨夜一上牀，又把你的童年溫了一遍。可憐的孩子，怎麼你的童年會跟我的
那麼相似呢？我也知道你從小受的挫折對於你今日的成就並無幫助；但

我做筆上的錯是犯了很多犯重大的錯誤。自問一生對朋友對社會沒有做什麼對不起的事，就是在家裏，對你祖母媽之佈了不少有窮良心的事。——這些都是近一年中常犯的錯，不過這有天特別在腦海中盤旋不去，你要夢一試。可憐過了四十五歲，又繼續真正覺醒！

今世一大精神仍未恢復。人生的國是過不定的，學則過以差不多時常，又要離開世界了。分析這死天大精神收斂，大半是因為：我從來沒愛你像現在這樣愛以深切，而正在这愛以最濃切的時候，偏之來了離別！這一團對峙，對你媽，都是位來青過過考驗。別忘了媽，之於你不僅之一般的母愛，而尤大因為她為你荒的心血最多，為你受的高壓——當然言之過失——最多而且最深最痛苦。因此以血淚洗脫出來的花果遲遲年以送到人間去讓別人之子受，可是在離別的國於怎麼免得了割捨不了的犧牲呢？

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齊過去的，是我不懂做爹的父親的壯年。幸虧你以天狗厚，任浪如何打擊都摧毀不了你，因而減少了我一部分罪過。只是結果是一回事，當年事實又是一回事：儘管我埋葬了自己的過去，卻始終埋葬不了自己的錯誤。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樣地擁抱你懷抱你表示我的悔恨與熱愛呢！
十九晚

一月十八日晚—十九日晚

車一開動，大家都變了淚人兒，呆呆的直立在月台上，等到冗長的列車全部出了站方始回身。^①出站時沈伯伯^②再三勸慰我。但回家的三輪車上，個個人都止不住流淚。敏一直抽抽噎噎。昨天一夜我們都沒睡好，時時刻刻驚醒。今天睡午覺，剛剛朦朧闔眼，又是心驚肉跳的醒了。昨夜月台上的滋味，多少年來沒嘗到了，胸口抽痛，胃裡難過，只有從前失戀的時候有過這經驗。今兒一天好像大病之後，一點勁都沒得。媽媽隨時隨地都想哭——眼睛已經腫得不像樣了，乾得發痛了，還是忍不住要哭。只說了句「一天到晚堆著笑臉」，她又嗚咽不成聲了。真的，孩子，你這

① 傅聰應波蘭政府邀請，參加《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並留學波蘭。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全家到上海火車站送傅聰去北京準備出國。

② 沈知白，時任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傅雷摯友，傅聰青少年時期的樂理老師，「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著笑臉」，教人怎麼捨得！老想到五三年正月的事，^①我良心上的責備簡直消釋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補贖不了這種罪過！這些念頭整整一天沒離開過我的頭腦，只是不敢向媽媽說。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寧！真的，巴爾扎克說得好：有些罪過只能補贖，不能洗刷！

十八日晚

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溫了一遍。可憐的孩子，怎麼你的童年會跟我的那麼相似呢？我也知道你從小受的挫折對於你今日的成就並非沒有幫助；但我做爸爸的總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錯誤。自問一生對朋友對社會沒有做甚麼對不起的事，就

① 一九五三年正月，就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哪一首最重要的問題，傅聰與父親爭論激烈。傅聰根據自己的音樂感受，不同意父親認為第九首《「克勒策」奏鳴曲》最為重要的觀點，認為《第十小提琴奏鳴曲》最重要。雙方爭執不下。父親認為傅聰太狂妄，「才看過多少書！」而當時國外音樂界一般都認同第九首最為重要。所以父親堅持己見，導致雙方嚴重衝突。在父親勃然大怒的情況下，倔強的傅聰毅然離家出走，住在父親好友毛楚恩家一月餘。後因傅雷姑夫去世，父親覺得人生在世何其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認真，感慨萬千，遂讓傅敏陪同母親接傅聰回家，雙方才和解。

是在家裡，對你和你媽媽做了不少有虧良心的事^①，這些都是近一年中常常想到的，不過這幾天特別在腦海中盤旋不去，像噩夢一般。可憐過了四十五歲，父性才真正覺醒！

今兒一天精神仍未恢復。人生的關是過不完的，等到過得差不多的時候，又要離開世界了。分析這兩天來精神的波動，大半是因為：我從來沒愛你像現在這樣愛得深切，而正在這愛的最深切的關頭，偏偏來了離別！這一關對我，對你媽媽都是從未有過的考驗。別忘了媽媽之於你不僅僅是一般的母愛，而尤其因為她為了你花的心血最多，為你受的委屈——當然是我的過失——最多而且最深最痛苦。園丁以血淚灌溉出來的花果遲早得送到人間去讓別人享受，可是在離別的關頭怎麼免得了割捨不得的情緒呢？

跟著你痛苦的童年一起過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藝術的壯年。幸虧你得天獨厚，任憑如何打擊都摧毀不了你，因而減少了我一部分罪過。可是結果是一回事，當年的事實又是一回事：儘管我埋葬了自己的過去，卻始終埋葬不了自己的錯誤。孩子，

① 父親教子極嚴，有時幾乎不近人情，母親也因此往往在精神上受折磨。

孩子，孩子，我要怎樣的擁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與熱愛呢！

十九日晚

一月三十日晚

你走後第二天，就想寫信，怕你嫌煩，也就罷了。可是沒一天不想著你，每天清早六七點就醒，翻來覆去睡不著，也說不出為甚麼。好像克利斯朵夫^①的母親獨自守在家裡，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樣；我和你媽媽老是想著你二三歲到六七歲間的小故事——這一類的話我們不知有多少可以和你說，可是不敢說，你這個年紀是一切向前的，不願意回顧的；我們囉裡囉嗦的抖出你尿布時代與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時代的往事，會引起你的憎厭。孩子，這些我都很懂得，媽媽也懂得。只是你的一切終身會印在我們腦海中，隨時隨地會浮起來，像一幅幅的小品圖畫，使我們又快樂又惆悵。

① 傅雷譯羅曼·羅蘭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主人翁。

真的，你這次在家一個半月^①，是我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這幸福不知應當向誰感謝，即使我沒宗教信仰，至此也不由得要謝謝上帝了！我高興的是我又多了一個朋友；兒子變了朋友，世界上有甚麼事可以和這種幸福相比的！儘管將來你我之間離多別少，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溫暖的，不孤獨的。我相信我一定會做到不太落伍，不太冬烘，不至於惹你厭煩。也希望你不要以為我在高峰的頂尖上所想的，所見到的，比你們的不真實。年紀大的人總是往更遠的前途看，許多事你們一時覺得我看得不對，日子久了，現實卻給你證明我並沒大錯。

孩子，我從你身上得到的教訓，恐怕不比你從我得到的少。尤其是近三年來，你不知使我對人生多增了幾許深刻的體驗，我從與你相處的過程中學到了忍耐，學到了說話的技巧，學到了把感情昇華！

你走後第二天，媽媽哭了，眼睛腫了兩天：這叫做悲喜交集的眼淚。我們可以不用怕羞的這樣告訴你，也可以不擔心你憎厭而這樣告訴你。人畢竟是感情的動物，

^① 傅聰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初赴羅馬尼亞參加「第四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後，隨中國藝術代表團赴波蘭和東德訪問演出，十月底返京，十二月初回上海，在家待了一個半月，又離家赴京學習，準備赴波留學。



傅聰半歲

偶然流露也不是可恥的事。何況母親的眼淚永遠是聖潔的，慈愛的！

一月三十日晚*

此信係母親所寫。以下標有「*」號的，均母親信，不一一註明。

自昨天起我們開始等你的信了，算起日子來，也該有信來了。你真不知道為娘的牽腸掛肚，放懷不開。你走後，忙著為你搬運鋼琴的事，今天中午已由旅行社車去，等車皮有空就可裝運。接著陰曆年底快要到了，我又忙著家務，整天都是些瑣碎事兒，可是等到空下來，或是深夜，就老是想著你，同爸爸兩人談你，過去的，現在的，抱著快樂而帶點惆悵的心情，忍不住要流下淚來，不能自己。你這次回來的一個半月，真是值得紀念的，因為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興奮、最幸福的一個時期。看到你們父子之間的融洽，互相傾訴，毫無顧忌，以前我常常要為之擔心的恐懼掃除一空，我只有抱著歡樂靜聽你們的談論，我覺得多幸福、多安慰，由痛苦換來的歡樂才是永恆的。雖是我們將來在一起的時候不會多，但是憑了回憶，寶貴的回憶，我也會

破涕而笑了。我們之間，除了「愛」之外，沒有可說的了。我對你的希望和前途是樂觀的，就是有這麼一點母子之情割捨不得。只要常常寫信來，只要看見你寫著「親愛的爸爸媽媽」，我已滿足了。

二月二日大除夕

勃隆斯丹夫人^① 有信來，附給你。看過了，仍望寄回。昨晚七時一刻至八時五十分電台廣播你在「市三」彈的四曲 Chopin^②，外加 encore 的一支 Polonaise〔《波洛奈茲》〕，效果甚好，就是低音部分模糊得很；琴聲太揚，像我第一天晚上到小禮堂空屋子裡去聽的情形。以演奏而論，我覺得大體很好，一氣呵成，精神飽滿，細膩的地方非常細膩，tone colour 變化的確很多。我們聽了都很高興，很感動。好孩子，我

① Bronstein，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前蘇聯籍教師，一九五一年傳聰自昆明返滬後，曾正式教過傳聰一年，一九五二年移居加拿大，從事演奏與教學。

② 十九世紀波蘭作曲家、鋼琴家蕭邦。其作品多以鋼琴為主，被譽為「浪漫主義鋼琴詩人」。

真該誇獎你幾句才好。回想五一年四月剛從昆明回滬的時期，你真是從低窪中到了半山腰了。希望你從此注意整個的修養，將來一定能攀登峰頂。從你的錄音中清清楚楚感覺到的一切都成熟多了，尤其是我盼望了多少年的——你的意志，終於抬頭了。我真高興，這一點我看得比甚麼都重。你能掌握整個的樂曲，就是對藝術加增深度，也就是你的藝術靈魂更堅強更廣闊，也就是你整個的人格和心胸擴大了。孩子，我要重復 Bronstein 信中的一句話，就是我為了你而感到驕傲！今天是除夕了，想到你在遠方用功，努力，我心裡說不盡的歡喜。別了，孩子，我在心裡擁抱你！

二月十日

上海這兩天忽然奇暖，東南風加砂土，很像昆明的春天。阿敏和恩德^①一起跟我唸詩，敏說你常常背「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二句，現在他也背得了。

^① 牛恩德，傅聰青年時期的琴友，傅聰出國後，常去探望傅雷夫婦，後被傅雷夫婦認作乾女兒。一九五六年後赴英國和美國學琴，最後定居於美國。退休前一直是一位鋼琴教授，二〇一二年病逝。